

毕蓉蓉

走你走过的路，看你看遍的风景

Text: 阳昕&叶睿隼

浪，被追逐着，连辍着，往复着。
它有形状，因为触摸。
天空，很近，
但因触摸又忽而遥远，它没有形状。
天空，有光，它的颜色琢磨不定。
浪，籍着天空的光，
它有了形状。

“透明、光、易碎”，这是毕蓉蓉对玻璃最直白的印象和感受，“透明感让玻璃看起来很轻盈。”熟悉毕蓉蓉艺术风格的观众都知道，她的作品与绘画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或以此为源头，色彩强烈丰富，非常抓人眼球。当看到了2016年“退火”项目的成果后，毕蓉蓉希望可以在上海玻璃博物馆专业团队的帮助下进一步探求作品与场域之间的关系。这种探索要求艺术家去尝试绘画之外的媒介，以将她理解的线条、形状、色彩、结构延伸到空间中去。“玻璃和当代艺术，完全可以互相利用，互相融合跨界，跨媒介很有意思。”从形状到色彩、从光影到透视，玻璃似乎就是为毕蓉蓉量身定制的一种材料，一个在表现中能实现与绘画完全不同维度的媒介，这能使她打开新的视角去诠释这种对象物间、结构间的关系。

作为国画专业出身后转向当代艺术的毕蓉蓉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同于一般当代艺术家

的视角。如同《芥子园画谱》所提供的各种用于研习国画技法、可被模仿、重复、组合的图示，她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也思考和制作一套非常个体性的模块体系。如果说《芥子园画谱》是一种基于文人画正统大叙述的经典标准件手册的话，毕蓉蓉的模块就完全非常自我和隐秘，它们逐渐在画面的背后生成一种可以互相引用的典故系统。每一个图示或纹样都来自于一段她个人的经历，是一段回忆的烙印，每一个作品都是从无数个这样的模块中提炼而构建。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毕蓉蓉曾说：“学习国画的人习惯在行游中勾勒片段式的勾勒所见所感，画面渐渐地从眼前的一棵植物一块山石延伸开去，这其中可以发生非常多的故事。国画的叙事方式是非常浪漫的。”可能是这种观察方式，使艺术家本人对掠过眼前的一些景物变得敏感，并且企图去编织它们之间的一些关



毕蓉蓉

1982年出生于宁波，目前生活工作于上海。分别在西南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获得了中国画专业的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后，她在2008年至2010年间求学于荷兰的 Frank Mohr 学院的绘画专业，获硕士学位。在她目前的实践中，毕蓉蓉的作品以架上绘画、壁画和场域特定的装置为表现方式。她的绘画作品常常以写生入手，来记录她对大自然的解读。作为一位跨越绘画和装置等多个领域的年轻艺术家，毕蓉蓉近年来以简洁而准确的形式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穹顶二》展览现场

毕蓉蓉



连缀的曲线之三 / 2017
Combined Curve 3
by 毕蓉蓉

联。”她喜欢旅行，因为在旅途中可以不断将这种时间性和地域性打破，使它们在她个人的时间轴上交织。“在近两三年的旅途中，我收集了一些城市中的街头海报、涂鸦、建筑物上、博物馆里古代珍品上等等各种地方的纹样。”在此次2017年“退火”项目中，她选择了“浪”作为创造基础灵感与素材。而此次“浪”元素的收集最早来源就是她在博物馆所看到的一件来自两千八百多年前古希腊小陶罐上一处并不那么起眼的纹样。随着旅行的展开，越来越多“浪”的纹样进入毕蓉蓉的素材口袋，从四千年前亚述帝国螺旋纹样立柱到十七世纪清代宫廷龙袍江崖海水纹，甚至她在意大利驻留期间对驻地附近湖面日复一日的记录。“因为我觉得这些图案纹样很有意思，它们将古代与今天相连接，将不同的地域相连接，随着收集，我发现它们隔着时间与空间，有着不可思议的差异性与相似性。我将它们拍摄下来，成为档案，再抽离，提取，重构。”

如何将素材本上色彩缤纷的平面图样转变为展场空间中的三维作品？对这位从来没有深入接触过玻璃材料的她来说，从一开始就需要“从头”了解玻璃。“（玻璃）真得非常的重，并且制作过程也是被充斥了无穷力量！”这位活力满满的年轻艺术家也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什么都想碰一碰摸一摸，可以称之为非典型“问题少女”。“最困难的就是出方案时，我对玻璃的性能和工艺不了解，造成了许多的困扰。”但毕蓉蓉从未放弃追问，玻璃的特性如何？这个形状怎么做的？那个颜色能做出来吗？概念中玻璃的可塑性常常会因为工艺的难度和制作的成本而遇到阻力，她也会从中了解到更多玻璃作为材料的特性，包括玻璃的重量、透光性、可塑性，这些原本模糊的概念，随着项目方案的深入而明晰。逐渐地，从一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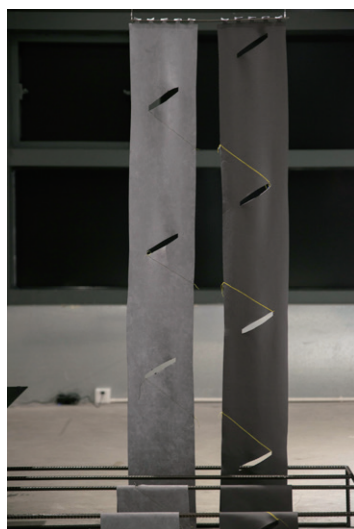
迷茫，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毕蓉蓉开始进入状态，最初的方案也在不断的了解中成型。

从前往后超过九个版本的修改，你会发现作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展现艺术家对于玻璃一种从无到有不断认知的过程。这件关于“浪”的作品可以说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案例，从一开始近三米高巨大的平面双浪，先从枚红色变成了透明的巨浪，而后形成了与金属相结合的单片巨浪，转而将其缩小成了五十厘米高，但一跃又从平面转变成了立体的浪花。“我希望通过在表现线条、块面、形状、色彩、结构、空间等语言中传递我对物与物、结构与结构之间、我们所居住的空间与环境的理解。”对于素材的收集和旅行中的见闻是艺术家本人与生活环境的勾连，这种密切，自我的关系首先被转化为绘画。在此次“退火”项目中，这些元素又被置于具体的展场空间。通过光线、结构与视频、声音，艺术家又让这些看似松散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产生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观者而言，最大高达三米的作品可供通行，又可以近距离地去观看感受这些元素。从仅属于自我体悟的个体经验，到变为平面绘画作品的观看，让观者与画作发生关系，再到或立体或大型作品与场域发生的联系，甚至与观者之间的磁场作用。

这样的不断变化过程是有迹可循的。去年的三月，毕蓉蓉在Vanguard画廊做了一个名为“穹顶”的个展，其中的绘画、装置、动画都以她采集的素材为基础。题目取自她采集的其中一个来自美术馆穹顶的纹样，由于这种建筑结构有着特殊的构架与复兴的意义，因此这个词背后隐藏着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个图像、结构本身。她试图借用这个词去帮助自己重新构建一个自我认知，并且在接下来的展览中，不停地去完善或者



我的新想法往往在创作或制作过程中产生，在接下来实施过程中，一定会有新的想法产生，尤其是其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遗憾，也会是我下一次创作的很大动力。



《穹顶二》展览现场

毕蓉蓉



展览现场

螺旋纹的分离与再构 /
2017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iral
Pattern
by 毕蓉蓉

挖掘这个构建过程。从隐秘到公开，毕蓉蓉的作品维度再不断扩大和提升，带领观众以放大而强有力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些个人经历所得，进入她所编织的奇幻世界，聆听属于她的旅途故事，“至于作品与观众的联系和反应，要看现场，我也非常好奇。”

玻璃材质的运用也让毕蓉蓉感慨到这与在工作室里自己画画不一样，要考量更多的因素和影响，“这次的表达方式由于媒介、空间的转换则会产生不少新的尝试，如玻璃与金属铁的结合，作品体量的增大，这都会让我自己对之前的作品理解发出一些新的提问”。作为本年度参与“退火”项目的女性艺术家，你能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从不满足于过去，努力尝试新鲜的活力。这位看起来个子小小却能量大大的女性艺术家从未停止对自己的挑战，“我的新想法往往在创作或制作过程中产生，在接下来实施过程中，一

定会有新的想法产生，尤其是其中可能产生的一些遗憾，也会是我下一次创作的很大动力。”

玻璃的“浪”也许本身就是一部演变的简史，自人类从蛮荒中得到这个原始自然素材后逐渐发展变化，在世界的不同时间或空间维度中的“浪”最终进入毕蓉蓉的当代化的思考和表达之中。此时，“浪”本身似乎已经不再重要，而其中的构建关系已在过程中得以生成，如果说上一次的个展“穹顶”是这个构建的开始，那么这次展览是对之前构建的延续。这一次次变化，又何尝不是一种不断加入自己理解和灵魂的过程？

BIRONGRONG